

这几天的京西宾馆似乎与以往并没有太多分别，安静，肃穆，井然有序。但从中走过，人们总能看到一张张青春洋溢的面孔，他们朝气蓬勃，神采飞扬，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谈东说西，文学、生活、风格、艺术等词语不断被提及。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作家，为了共同的梦想和追求聚在一起——这是一次青春的盛会，这是一次文学的盛会。

9月24日上午，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开幕，现场不时响起阵阵掌声和笑声。中国作协党组书记李冰在会上的讲话让代表们倍感亲切，许多个性化的表述让大家深有感触。他说，“在浮躁中求得淡定，是本事，也是美德。要把心放在安静处，不为噪音所扰，心无旁骛地伏案书写。写文章如作画，需要一笔不苟，细心描绘。”王蒙、玛拉沁夫、王安忆在向青年作家寄语时也表达了类似的观点，在这个浮躁喧嚣的时代中潜心阅读，专注写作，对文学心存敬畏，对艺术孜孜追求，才能讲述好中国故事，写出与这个时代相称的大作品。

这是一个不断变化的时代，信息充盈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人们变得越来越浮躁，越来越功利。在这样的情形下，淡定的心态就显得尤为难得。淡定是青年作家必须具备的本事，甚至更是一种美德。许多青年作家在采访中都谈到了这个话题，他们有不同的生活成长经历和教育背景，但都不约而同地认为，潜心阅读，静心写作，确是每一个青年作家的必修课。

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朱山坡曾在一座小城生活过很多年，远离喧嚣的生活状态让他体会到“淡定”对文学创作的益处。他说，我以前跟文坛似乎隔得很远，听不到小道消息、流言蜚语，所以看什么都是美好的，就那样安心读书、写作。周围好多同龄作家都踏踏实实，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读书笔记，写自己的作品。我就这么写了十多年，这些年来，我基本只看作品，不关心谁又出了名、谁又拿了奖。我很清楚自己的目标在哪里，标杆是什么。因为心态单纯，所以格外宁静，能抵挡

淡定是一种本事和美德

□本报记者 李晓晨

住各种诱惑，朱山坡坚定地走在自己的路上，始终向着心中那个明晰的方向在前进。

从事小说创作的和晓梅是一名来自云南的纳西族作家，嗓音温柔，却透着几分不容置疑的劲儿。很多年来，她一直专注于书写少数民族的故事，并坚信少数民族文学可以为中国当代文学注入新的基因与血液。她说，无论文学是“热”还是“冷”，是寂寞还是热闹，我都在写自己想写的东西。少数民族青年作家虽然人数不多，很多人甚至生活在偏远地区，但这个群体也有自己的写作梦想，也有自己的写作雄心。他们可能在不经意间触及到世界性的话题。比如，很多少数民族作家的作品会触及人类童年的天真、人类文明的裂变、民族的融合和分解，甚至写到人类野蛮的力量和原始的温柔。这些是全人类共同关注的课题，因此容易产生文化碰撞。少数民族青年作家需要“走出去”的机会，需要抒写他们自己的故事。

青创会是青年作家的盛会，而生活在上海的甫跃辉却有“不合时宜”地说起“晚年的衰颓”，当然他的本意是希望同辈的作家明白——青春无多。青年一代只能在自己的写作中成长，因此需沉得住气，静得下心，因为已经没有多少青春能够挥霍。他说，再过一年，我就30岁了，这个年龄的萧红就要死了；再过13年，我就42岁了，这个年龄的托尔斯泰都已经出版了《战争与和平》。“再看看我们自己，现在还被称作青年作家，因为青年，才算得上作家。因为我们这代人的很多作品总是在絮絮叨叨诉说所谓的青春，似乎不大能说得过去。我们这一代人，曾被认为是写在

作上早熟的一代，但我现在感觉，我们其实是特别晚熟的一代，因为我们在人生上晚熟。我们太耽溺于青春的泥淖，没能看到更广阔的世界。鲁迅先生说，真的勇士要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我们也要敢于直面飞逝的流年，敢于正视并不遥远的晚年的衰颓”。

来自上海的蔡骏一直专注于类型文学写作，他的悬疑小说拥有众多读者。这些年他遭遇过无数质疑和误解，因为许多人觉得类型文学难以登上大雅之堂，成不了什么大气候。可他就是这么坚持着写下来，好像那些偏见统统不存在。他说，今天我提出了一个看法，叫做“让悬疑回到殿堂”。大家习惯割裂开来看待纯文学和类型文学，这是源于对类型文学的不了解。其实，二者只是表现形式不同，最终在本质上是殊途同归的，许多优秀的类型文学作品早已达到了纯文学的高度。回到艺术本身来说，不管是纯文学还是类型文学，在艺术层面、精神层面都追求和谐统一。写作本身固然不需要过多考虑读者，但也不能过分自我，孤芳自赏。这个时代为中国作家提供了丰富的题材，因此，我们是幸运的，有更多写出好作品的可能。

无论时代生活如何变化，文学的本质始终未曾改变，它像一束光，照亮了人类前行路上的黑暗，驱散了人们心中的寒冷。文学这点宝贵的温暖，吸引着一代代青年作家向着光明而来。他们明白生活的艰辛，也懂得创作的压力，甚至可以预见未来的种种艰难，但好在，他们相信，文学可以明心静气，文学亦需要这份宁静。

有担当 有坚守 有建设

□本报记者 李墨波

对于青年作家们来说，青创会是一个欢乐的盛会，同时也是交流和学习的机会。年轻的作家同行们相聚在一起，彼此就关心的问题交流探讨，求教于同行，听听大家的看法，或许能给自己的创作带来灵感，对于自己的写作不无裨益。大会的会议议程中专门设置有分组讨论的内容，作家们可以畅所欲言，充分表达自己的观点，同时也会利用会议的间隙，聚在一起，切磋写作技艺、交流艺术心得。

鲁敏、谢有顺、王十月、戴来这些作家、评论家都已不是第一次参加青创会。与他们相比，这次参加青创会他们有一个突出的感受就是，他们这些曾经的文学新人早已成为文坛的“老将”，还有一些作家已经超过年龄而不再参加青创会，取而代之的是很多新鲜的面孔，越来越多的新人正不断地加入到文学的队伍中来，使文学的队伍充实壮大。他们这次参会也很想听一听这些文学新人的看法，期望从中收获更新鲜的观点和认识。

青年作家凭借他们的创作已经成长为一股文学的新力量，逐渐站在了文学大舞台的中央。在收获关注的同时，责任感与使命感，也自然地落在他们肩上。他们已经意识到这种使命和责任，正逐渐走出个人经验书写的小圈子，开始同这个世界和时代对话，开始一种有担当、有坚守、有建设的写作。

谢有顺回想起自己第一次参加青创会，那时的作家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和感受，相比之下，这次会议的作家构成变得更加丰富多元，作家们的成长路径也各自不同。除了文学期刊杂志外，网络、自由撰稿也是很多年轻作家创作的园地。这种作家构成上的丰富性，使得作家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写出不同的人群、不同的感受，把中国当代那些最难忘的瞬间记录下来，把时代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记录下来。

对于青年作家如何突破自己的局限，拓宽写作的格局，不断地成长进步，谢有顺认为，首先作家们要建立起自己的根据地，找一个自己熟悉的有感情的根据地扎根下去，持久地写下去。现在的文化环境喧嚣而热闹，年轻作家要不屈从于潮流，有足够的定力和毅力。其次青年作家要不断地学习。现在很多年轻作家的学习和阅读更多是来自网络和影视，是一种轻浅的阅读，而写作要走得远，飞得高，就要尽快地从中国的传统文学和西方的写作资源中汲取营养，联通同文学传统的血脉。第三，年轻作家不要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应该多一些雄心，拓宽自己的精神视野，把个人与社会、小经验与大时代

连接起来，从事一种有胸襟、有胸怀、有志向的写作。

对于青年作家的成长，王十月也有相同的看法。他认为，青年作家应该读万卷书，增强自己的阅读，同时行万里路，增加自己的阅历，还要持续不断地有针对性地学习。如何处理小我和大我的关系，也是青年作家需要思考的一个命题。文学并不排斥小情小调，但是个人经验的书写，不应该只是自我情感的抒发，应该是去描写人类普遍的精神困境，并且经由小我的渠道，走向每个人的内心，走向一个更广阔更深邃的世界，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的文学创作具有一种面向大众面向社会的情怀。

他同时谈到，青年作家一方面要走出去，使自己的作品具有世界眼光，有更宏大的格局；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因此而牺牲汉语自身的美感和尊严，丢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我们的思考是世界性的，但我们所凭借的载体和工具还应该

是中国的。马金莲是宁夏西海固地区唯一的一名青年作家代表，她为能参加这个青年作家的盛会而深感荣幸。她想借这个机会跟更多的年轻作家深入交流，为自己的写作找到可资借鉴的经验。写作源于生活，基层生活为马金莲的写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和创作的灵感。西海固传统农业氛围比较浓，她很多时间都跟西海固最基层的老百姓生活在一起，对他们的情感世界感同身受。她很多作品中的人物都能找到原型，她用文学去描写他们，不仅仅是表现苦难，而且要挖掘他们在艰苦环境中乐观向上的善良的人性，以及顽强、坚韧、不屈的品格。她觉得自己的写作就是要坚持西海固文学中的一些美好的传统，去表现高贵洁净的人性。

同时马金莲也在试着拓宽写作的路子，换一个角度，换一种方式，把一些新的元素融合进去。她这次参加青创会，希望能听听一些网络作家的想法，能学习一些他们的经验，并尝试进行网络写作。

戴来说，厚重的写作跟生活的厚度、个人的视野有关系，只是写自己的事情难免会同质化，会有写完的时候，只有走出自己的小圈子，才能发现更多可以言说和书写的内容。黄孝阳说，每个时代都是特殊的，时代和社会造就了作家，作家也应该用创作去回报这个时代，去记录这个时代的独特经验。在很多青年作家看来，个人与小我、小我与自我，这是作家们不容回避的问题，只有走出自我，用自己的作品同世界和时代对话，去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抵达更广阔的写作。

作家批评家是文学战壕里的战友

□本报记者 行超

在这场青年作家、青年评论家相聚的盛会中，我们不仅看到了思想火花的碰撞，更看到了他们对彼此才华的尊重、珍惜、鼓励。用湖南作家郑小驴的话说，他们是文学领域的知音，也是文学战壕的“战友”。

作为一位文学编辑和批评家，李云雷近年来持续关注青年作家的创作动向，对他们的作品及时作出自己独特的理解和阐释。他认为，目前中国文学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格局，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中国作家有必要也有可能讲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的“中国故事”。青年作家身处这个重要的历史时期，也处在个人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有着远大的抱负和追求，如果他们有这样的愿望与能力，必定可以讲述出新的中国故事。李云雷进一步阐述，目前困扰青年作家的最大问题有两个，一是他们的视野、格局较小；二是他们普遍受前辈作家美学上的影响过于强烈。青年作家要想讲述一个既不同于传统、也不同于西方的“中国故事”，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创造中国新文化的自觉意识，不仅要有历史感、世界视野，更要有一颗真正表达中国人的经验、情感与精神的“中国心”。

1980年出生的杨庆祥现已是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不仅出版多部个人评论集，还有诗集问世。他认为，目前文学界过分强调“青年批评家”的概念，实际上，文学批评与文学发展一样，都有一个绵延不断的进化过程，不能把某一时间的批评事件从历史中抽离出来。对于文学批评来说，不管是青年批评家还是更年长的批评家，都应该坚持一些亘古不变的原则，比如对美的追求、对思想性的追求等。他还谈到，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理想的关系应该是能够爱惜彼此、理解对方，能在精神层面相互促进，达到心灵相通。然而目前的现状是，大部分年轻作家叙事能力强、技巧、手法也相对成熟，但他们普遍思想力偏弱，对社会、对历史的观察不够，在这种情况下，文学发展非常需要批评话语的介入，青年批评家应该勇敢地担负起这一责任，在理论、思想等方面起到引导的作用。

来自解放军代表团的傅逸尘说，与新时期和上世纪90年代的军旅文学相比，新世纪军旅文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更多地融入了西方文化、大众文化等元素，目前，“70后”军旅作家正以集体的姿态崛起。在对军旅文学的长期研究与批评实践中，傅逸尘发现，军旅文学同样关注人性、生命和广义存在。由于书写的对象不同，军旅文学更能体现日常状态下军人的特殊心理与困惑。他还强调，文学批评应该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批评家不能固步自封，将自己困在象牙塔中。青年批评家应该更多地关注文学现场，关注正在发生、正在进行的文学事件，尤其应该关注同代人的创作动向。

作为“80后”新锐批评家之一，刘涛近年来广泛关注青年作家的写作动向，多次参与文学期刊、媒体组织的针对青年作家的批评活动。事实上，刘涛的理论背景也十分深厚，他对思想史、西方美学史、中国古典文学、中国现代文学都颇有研究。这些理论学习不仅极大提升了他的文学素养，更使他开阔了视野，也让他逐渐意识到自己的不足。刘涛认为，当下的青年作家与青年批评家从知识结构方面来说，与前辈有着很大的差异，对于年轻的文学工作者来说，了解历史、了解时代非常重要，只有在学习中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才有可能突破个人化写作的瓶颈，真正地读懂历史、看清现在。他还特别强调，青年作家要做同代人的批评家，要与同代作家一起成长，互相砥砺、互相学习、互相促进。

不同于以上几位青年批评家，出生于1986年的郑小驴是一个地道道、专心致志的纯小说家。他坦承，自从2006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以来，自己一直是走“期刊”路线的，也正是因此，与大多数“80后”相比，郑小驴很少受到大众和媒体的关注，他的写作似乎一直只是在小圈子里被认可，而这正是目前严肃文学处境尴尬的表现。不过，郑小驴并不因此感到沮丧，对他来说，文学写作是自己内心表达的需要，而非出于任何的功利目的。当问及如何回应评论界对“80后”个人化写作的质疑时，郑小驴表示，这恰恰是评论界对他们这个群体的片面理解和误解。出生于湖南农村的郑小驴自认为在小说中表现了很多现实问题，只不过这种表达不是传统的宏大叙事，而是通过个人经验传达出来的。对他个人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是个体与城乡文明碰撞而产生的一种影响，以及由此带来的身份转换、精神困惑——这些一直都是他的小说着力描写的。同时，郑小驴还认为，目前一些青年批评家长期对自己及其他青年作家的作品追读阅读，深入阐释，他们与自己的成长环境、生存环境相同，面对的困惑也一致，因此常常一语中的地说出了作者心中的话，在这种良性的互动中，青年作家与青年批评家不仅能够相互促进提高，更会收获一份珍贵的“战友”般的情谊。



读者的反馈是一份鼓励

□本报记者 王冕

外惟一类的人类旁观者，他们以独特的观察、丰富的想象和深人的思考，形成了丰富的文学作品。”崔曼莉表示，希望在此次青创会上能与不同年龄、不同风格的作家多交流、多沟通，借此深入旁观我们这个时代在人性亘古不变的未来触动人们的心灵。读者的多少并不直接对应作品的数量，作家不应该去考虑这个问题，更不应该被读者的多少这个问题所困扰。后来，通过一些读者的反馈，她渐渐意识到，怎样精确深刻地提炼时代特质，扩大读者对时代的认知，引发他们对当下和人生的思索，才是作家对这个时代的读者负有的文学责任。“今天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转型期，在这样的转型期，恰恰需要文学作品去总结提炼，提供一个又一个的文学样板，引发人们的思考，来对我们今天的个人生活和整个社会模式加以探索和思考。”崔曼莉说。

“每当我读到一首好诗、一篇好文章、一部好小说时，我觉得作家大约除了上帝之

有了越来越高的要求。唐家三少认为，文学和市场是能够结合的，网络文学现在也拥有了与市场结合的独特模式。他介绍说，自己在创作一部网络文学作品的时候，首先会将其在网上发布，可以先后采取免费和付费阅读的不同模式。同时可以与无线运营商合作，通过其平台推广自己的作品。除电子版权和无线版权外，亦可将作品进行实体书出版，或进行影视剧、游戏、漫画等不同形式的改编。还可以通过杂志连载、微博宣传、微信平台推荐等多种方式吸引读者，扩大作品的影响力。“当我的作品在原创文学网站上发表的时候，我的读者第一时间就会看到，同时发了评论，他们的鼓励成为我最大的创作动力。”唐家三少说。

北京市作协签约作家霍艳目前正在北京师范大学读博士。在2007年的全国青创会上，她是年龄最小的代表。“知道这次青创会上终于不是年龄最小的代表时，我松了一

口气。”霍艳说，“我14岁出书，21岁时就出版了8部作品，因此时常会用数字来丈量写作的道路。”80后”这个概念的提出，让写作跟年龄画上了等号，因此我们不断刷新着出书年龄的纪录。”

这两年，霍艳开始静下心来反思这一路的创作经历。她注意到，“80后”这一代人创作开始有一个共同的毛病，就是把自己的情绪无限放大，把“自我”当作个性的标签贴在文字里，却忽略了对身边人的关注。作品里并没有很惊心动魄的情节，有的往往只是些生活的碎片，同时伴随着孤独、自卑、怀疑等浓郁情绪的弥漫。“我们缺乏交流，多相信自己的判断，而这种判断力多是在网络虚拟空间所养成的，我们戴着面具发言，却不切实际地接触现实社会，对很多事情先入为主，形成偏见，这在作品里表现为一种对社会的偏激，妄下黑白分明的判断。”谈及此次青创会对自己的意义，霍艳表示，它为自己提供了一个与人交流的平台，不仅是写作技艺上的切磋，更重要的是，作家们需要交流，需要自我提升，“通过这次青创会，我愿意重新上路，去珍惜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我将努力挣脱出‘自我’的世界，躲在平凡人的身后，去参透他们的悲喜”。

始终关注中国的现实

□本报记者 王昉

经历比较简单，一直按部就班地生活工作。生活无处不在，它充满了多义性与丰富性，它是如此庞大，但是我们每个人的经验是有限的，我们只能窥到生活的一个方面。不仅如此，生活的强大更是个人意志不可左右的。上学的时候，我曾经也有过改变世界、改变现实的想法，但是现在我知道，生活是无法改变的。因此我们应该敬畏生活，尊重生活。我的创作也是从这个基点出发，试图展现给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一种普遍经验，如果读者看到我的小说，觉得小说中的故事就发生在自己身边或者就是自己的生活，就是我所想要的结果。对生活普遍性的文学性还原实质上是对生活本质的一种探究”。

裴指海是来自南京的青年军旅作家，他的创作深入到战争、历史之中，更多地触及宏大叙事。关于历史与现实，他谈到：“在面对宏大叙事，在表达真实生活、真实人性方面我们更自觉。军人天然地对整个国家和民族的生存负责，‘宏大的意识’已经融入军人的血液之中。优秀的军旅作家敢于正视历史与

现实，崇高的使命感与责任感让他们有表达的勇气。”裴志海的小说《往生》以南京大屠杀为题材，出版后引起不小的反响，在谈及战争时他说：“无论是哪个时代、何种性质的军队，军人都要面对同样的遭遇和人性的拷问，他们的情感息息相通。军旅作家更了解他要书写的战争中的事，更理解战争与战场。他对战争的体验虽然来自纸上的记忆，但这些记忆对他来说，是生命的一部分，他不是在读战争，而是在阅读中经历战争。这种阅读体验，没有军旅经历的人无法体会。这种军人对军人的感情，外人也无法把握。军旅作家由此深入战争，他的写作就是向人们报信，让大家知道战争到底是何物，战争中的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创作势头正劲的青年军旅作家宋彦则认为，军事文学应该呈现日常生活的真实状态，他说：“军事文学应该关注当下，关注军人的生活，贴近基层，从日常生活中体验和发现时代的变革，提升出哲理思考。要在文学中留住这个时代的人们生活的真实状态，这是文学的重要功能。这种对生活现实的

真实展现在我的创作中渐渐成为了一种自觉意识。”

从不同区域、不同民族、不同行业的作家的创作交流中，我们不难发现，青年作家的创作视野并不仅仅局限于私人经验的体验与传递，也并不仅仅限于青春文学、校园文学的范畴，而是辐射到了现实生活、历史文化等各个领域之中。然而，青年作家要进一步提高创作质量，生产出具有经典意义的作品，还需要有更为宽广的文化视野、更为深厚的文化素养，以及更为丰富的人生经验，而青年作家创作的瓶颈也正在于此。正如朱昱旻所说：“青年作家的创作困境来自于自我人生经验的匮乏，很多青年作家的作品相对肤浅，视野比较狭窄。”因此，从阅读中汲取文化营养，在生活中历练自我，成为许多青年作家的自觉意识。黑鹤在谈及这个问题时说：“我一直都注重阅读，我的阅读量也很大，从中西方的文化传统中开阔视野吸收营养。”南飞雁的写作精练、朴实，他认为自己这种创作风格的形成多来自于对中国传统和现代文学的借鉴，他说：“我喜欢读《红楼梦》《金瓶梅》等古典世情小说，而现代作家中，我更喜欢老舍与钱锺书等作家的作品。”裴指海说：“我接触了很多西方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文学，并从中借鉴了很多的艺术手法，但是我所借鉴的只是技巧，我所关注的还是中国的现实。”